



金蜘蛛丛书



张曦娜

镜花

H I Z H U



L002851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02851



鏡

花

丛 书

(新加坡) 张曦娜

S H U

(冀)新登字 006 号

《金蜘蛛丛书》主编 戴小华

策划 徐 征 李自修

金蜘蛛丛书

镜 花

张曦娜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8.375 印张 164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

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8,000 定价:9.30 元

ISBN 7-5434-2556-4/I·240



金蜘蛛丛书

张曦娜

张曦娜，新闻从业员，曾任人民协会《民众报》编辑，现职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副刊记者。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《掠过的风》、《变调》（二版）、报导文学《大姑逮写》和《客答问》。

曾获以下文学奖：

- 1、“星马港短篇小说比赛”第三名（《掠过的风》、1973）
- 2、“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”第二名（《尘烬》、1979）
- 3、“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”第一名（《变调》、1984）
- 4、第二届“金狮奖”小说组第一名（《都市阴霾》、1985）
- 5、“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”第二名（《乌节灯火》、1986）
- 6、第三届“金狮奖”小说组第二名（《入世记》、1987）
- 7、第四届“金狮奖”小说组第二名（《镜花》、1989）
- 8、全国书藉奖（小说集《变调》、1990）
- 9、第五届“金狮奖”小说组第一名（《失去的福建街》、1991）
- 10、第五届“金狮奖”散文组佳作奖（《无调之歌》、1991）
- 11、“世界华文小说比赛”佳作奖（《任牧之》、1993）



1978年摄



1979年摄



1979年摄



1992年摄



1991年摄于洛杉矶



1992年摄

序

戴小华

近百年来，中国历史跌宕起伏，有些华人离开了母土，移居海外，在异地各自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；其中所历经的孤寂与挣扎实非等闲可以道之。

这些华人的心情与当年自我放逐、流落欧洲的屠格涅夫是相似的。然而，即使身在他乡，语言和文字却使他们与故土的根源藕断丝仍连。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当年所说的一段话：“当我对我的祖国有疑惑、伤感的意念的时候，你这伟大而有力的俄国语言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帮助。我不能相信如此的一种语言，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。”

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她的语言和文字当然也是伟大的。

四十多年来，中国历史又生巨变，令海峡

两岸分隔。长久的隔绝，使得两岸的社会形态与生活岁月各不相同；至于聚居香港、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社会亦分别处于独特的环境中。然而，尽管世界上的华人分处各地，但基于血缘上的渊源及文化上的感情，彼此之间，仍有着一份深深的关切。而这种特殊的感情及特殊的环境，也成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最好的酵母。

于是，他们以优美的文笔，纪录了各自的闻见和感想，呈现了近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生活真貌，表达了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的关切和希望。亦同时展示了这个时代华人的才思、文采和智慧。他们不仅用文字显示了他们独特的风貌和风格，并用文字同他们的读者建立了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。

这类华文作家既是传统的，也是现代的。一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另一端则吮吸着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。

数十年来，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，佳作纷呈，不仅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更是壮大繁盛，尤如绮霞丽天，已不只辉映半壁而已。

如今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女性文学的繁荣，决定继《红罂粟丛书》及《蓝袜子丛书》之后，推出一套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系列。这个构想，如从文化的意义上说，多少也能表达出这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一些生活经历、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成就。

何况，在当今整个世界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文学

已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；甚至有人警示，文学这个“物种”，已面临了物竞天择、自然淘汰的境遇，河北教育出版社依然能秉持着对文学的热情，依然高举着理想的旗帜，愿意冒险斥资出版，就这点，我对该社的魄力及勇气是由衷敬佩的，故今年年初与我联系，邀我为该丛书主编，我毫不迟疑，一口允诺。然虽忝列主编，实际上，丛书中的作品全由作者自选提供。而且，我也没参与出版社的决策，只是从旁协助而已。

出版丛书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。丛书的组稿工作是今年三月才开始进行，由于时间急迫，作家又散居世界各地，联络耗时。虽尽己所能，耗费不少精力；但因受时间、版权及作品篇幅等所限，肯定不少重要的作家及优秀的作品被遗漏及被迫忍痛割爱了。因此，不无遗憾！

这套丛书，可以说，只是从满天云锦中裁取一片，从满园香葩中撷取几朵，奉献于广大的读者之前。

丛书编辑工作伊始，大家曾一度为丛书的取名众说不一，直到四月中旬，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，我仍躺在床上苦思着。窗外，一只蜘蛛悬在屋檐下，孤独地织着网。它的工作并不顺利，一阵风雨，就将它织着的网弄破了！然而，它仍是默默地、耐心地辛勤工作着。突然，灵光一闪，我纵身一跃，低呼着：作家创作时不也是如此吗？他们几易其稿，呕心沥血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直到把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。至于用金色，乃是取其色泽尊贵、独特，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。

《金蜘蛛丛书》的出版只是一个引发点，但愿所有作

者、读者、出版者能学习蜘蛛织网的精神，为寻求完美而努力不懈，一同为达到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文学盛世而努力。

1995年5月13日

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寓所

自序

许多年之前，初写小说的动机或原因是什么，至今已不复记忆，然而，后来的这些日子，年岁渐长，生活变得如此真实而无奈，周遭的许多人与事，偶尔也触动人心或引人深思。悲与喜，爱与恨，真相或假相也曾叫人愤慨过、憎厌过，当然，也欢喜过……于是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所生活的都市，都市里一些我所熟悉的人们，人们的故事，很自然的成为我想写、愿意写的对象。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，有幸在不同的创作比赛中得奖，但对我而言，参加比赛的最终目的，是为自己的作品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发表机会，期许自己认真对待创作。得奖时的喜悦、作品被肯定的满足感无需赘言，但我更期待的，是小说本身所能传达、所想传达的讯息和一些真相。

目 录

1. 任牧之	1
2. 失去的福建街	24
3. 变调	58
4. 入世记	83
5. 乌节灯火	121
6. 都市阴霾	145
7. 镜花	179
8. 尘埃	211

任牧之

那天早上,《南洋早报》社会新闻刊登了一则豆腐干一般大小的新闻:“培华中学前副校长任牧之,昨日自莱佛士城第73层跳下,当场死亡。任牧之今年五十八岁,两年前因为健康关系提早退休,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总会前主席已故任雨苍之子。任牧之的妻子叶如秀逝世多年,生前为华侨女中教师,夫妇俩育有一女任思诗。任牧之自杀的原因不详,警方正展开调查。”报纸上任牧之的照片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?照片中的任牧之神情凝肃,脸上挂着一副黑框眼镜,看起来不过四十来岁,一张嘴半张着,好像正要说话。

当天一早,精神科医生林研菲在坐落于都市闹区的高级公寓吃早餐,无意间瞥见报纸上任牧之的照片,倏地一阵心惊,立刻丢下手中咬了一半的吐司面包,双手捏着报纸,以最快的速度将新闻扫了一遍。读完新闻之后,林研菲一直愣在那里,无法自错愕惊骇中挣脱出来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放下报纸后，她颓然走向阳台，望着20层楼下那个由摩天大楼、霓虹光管与通衢大道交织成的繁华都市，突然觉得心中一片空茫。

昨天傍晚，任牧之那双充满焦虑的眼睛还出现在研菲的诊所。那时，她刚接到家里菲律宾女佣打来的电话，说女儿放学回家后连续吐了几次，要她回去看看。她匆匆收拾了桌上的档案，正打算赶回家去，负责登记的护士陈小姐推门进来道：“任牧之在外面，他说一定要见你。”林研菲犹豫了一下，心里觉得为难，迟疑了几秒钟，最后还是说道：“请他进来吧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那时从门外走进来的任牧之看起来很慌张，又恍惚得好像刚睡醒。他手上拿着个皱皱的塑胶提袋，额前飘下几根灰白的头发，双眼没有神采。研菲心里暗觉不妙，这两年来，任牧之定期打针吃药，精神状况已渐趋稳定，今天这副样子，好像又打回原形。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她在疑惑中感到一丝不安。

“任老师，你没事吧？”望着任牧之衰老疲惫的脸，她轻声问道。但任牧之答非所问：“研菲，你看看，这是马来西亚华人教育总会为我父亲出版的，你看看……”任牧之说从塑胶袋里掏出一本厚达两寸的书，投来黯淡的眼神示意研菲翻看。

研菲伸手接过书，前后翻了翻，扉页上几行刚劲的毛笔字跳进眼里：“谨以此书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斗士任雨苍先生。任雨苍1930年从中国南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为华文教育鞠躬尽瘁。”因为心里记挂着女儿，研菲将书本快速的翻过一遍之后，再

也没有心情看下去。“编得真不错呵……”她望着手中装帧精美的《任雨苍风雨三十年》，顺口就说，心里很想立刻就赶回家探视女儿。但任牧之没有离去的意思，他喁喁着说：“研菲，这几晚我总是梦见我父亲，我总是梦见他愤怒的望着我，嘴角蠕动着，好像在骂我……”

“哦，”研菲迟疑了一下，接口就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吧，没什么的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拿起皮包站起来之后才又加了句：“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有空到外面走走。”任牧之直着双眼，默不出声，神情和进来时一样灰茫，他惘惘的随着研菲走出诊所，独自一人迈着迟缓的脚步，越过四条车道的马路，渐渐消失在乌节路下班的人潮。

那天早上，研菲开车直驱诊所的时候，心里涨满了刺心的懊悔。为什么昨天不让任老师逗留久一点？为什么不让他说多一点？为什么不替他打一支镇定剂？她一再同样的问号折磨自己。来到诊所时，陈小姐告诉她，任牧之的女儿任思诗和一位叫张宁的女子分别打了好几通电话来，“她们都找你找得好急。”陈小姐说：“任小姐说请你回来后打电话给她。”研菲接通任思诗的电话时，听到任思诗在听筒那边哽咽着说：“林医生，你大概也知道了，我父亲他……”

“我看到报纸了，”研菲一阵心酸，低哑着声音说：“真是想不到，昨天傍晚他还来找我……”说着说着她也说不下去了，停了一会才继续说：“你也不要太难过，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？请告诉我。”

任思诗停了一下说：“有一位吉隆坡来的女记者打了几次电话来，说是想知道我父亲的情况，你看怎么样？我

心里乱得很，没有心情见她。”

“哦？我听陈小姐说，这里也有一个吉隆坡来的记者
在找我，大概是同一个人，也许让我先和她谈谈？”因为
任牧之的关系，研菲和任思诗虽然也见过几次面，彼此
相当熟络，但私底下两人并无交往。只知道任思诗独自
经营了一间小型制衣厂，每天忙进忙出的，很多事都要
亲力亲为。曾经有几次，她陪着任牧之到诊所来，也总
是行色匆忙，从来没法坐下来和研菲好好谈一谈。

任牧之成为研菲的病人已是两年前的事了。那天，当
任牧之在任思诗陪伴下，乍然出现在诊所时，研菲不禁
因惊疑而沉默了几秒钟。她根本不敢相信，眼前那涣散
落魄，双颊深陷，一脸恍惚的老人就是自己记忆里的中
学导师任牧之。望着过早老去的任老师，研菲犹豫着，没
敢立刻称呼他，过了几秒钟，才低着声音朝任牧之说道：
“任老师，你好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林研菲，1964年毕业
的。”

“呵，林研菲，研菲……”任牧之沉吟了半天，没有
说话。好一会才点点头自言自语般说道：“林研菲，我记
得的，经常坐在前排……”过后，任牧之就那么愣愣的
坐在林研菲面前，嘴角紧闭，沉默不语。一旁的任思诗
投来忧郁的眼神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父亲这几个月来，精神
一直很沮丧，他晚上睡不好，几乎每晚都失眠，有时候
显得很焦虑，无端端心跳，有事没事拿起笔来乱涂乱写，
经常自言自语，有时好一点，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
呆，情况糟的时候，对着墙壁破口大骂……”

“哦。”研菲说，望了一眼萧索委顿的任牧之，心里